

中 国  
新 闻  
事 业  
史

考  
参  
资  
料

● 谷长岭

● 俞家庆

中央广播电视台出版社

# 中国新闻事业史参考资料

谷长岭  俞家庆

中央广播电视台大学出版社

# **中国新闻事业史参考资料**

谷长岭 俞家庆

中央广播电视台大学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西安新华印刷厂印装

\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13 千字292

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4500

书号：11300·3 定价：1.85元

## 目 录

中国报纸进化之概观	戈公振( 1 )
从新发现的敦煌邸报看中国古代的报纸	方汉奇( 12 )
中国近代报刊的业务演变概述	宁树藩( 25 )
《新青年》与报刊工作	李龙牧( 47 )
毛泽东同志早期报刊活动	华祝考( 52 )
周恩来同志早年的新闻实践	陈 昭( 87 )
蔡和森同志主编《向导周报》	罗绍志(111)
革命先烈与《中国青年》	(117)
新华社的前身——红中社	刘云莱(124)
《红色中华》报始末	任质斌(135)
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书刊的伪装	张克明(143)
史量才被暗杀	陈少校(154)
新生事件概述	司马卒(162)
延安《解放日报》关于整风运动的宣传	王 敬(169)
《新华日报》的历史地位及其特点	熊 复(200)
新华社简史	吴冷西(214)
回忆延安和陕北新华广播电台	温济泽(226)
“青记”的创立和它在武汉会战前后	陆 治(249)
国新社创业史片断	任 重 于 友(261)
上海沦陷后敌人残杀报人的罪行	顾执中(274)
在《晋绥日报》的年代里	常芝青(285)

党报战地通讯的沿革	李东东(303)
《生活》周刊的编辑艺术	俞月亭(323)
回忆毛主席会见三记者	张西洛(339)
采写“沈崇事件”的回忆	刘时平(347)
《中央日报》的廿二年	穆逸群(354)
我所知道的国民党中央通讯社	左东枢(383)
国民党的新闻检查	石君讷(398)

# 中国报纸进化之概观

(一九二七年)

戈 公 振

## —

自报纸历史上言之，“邸报”之产生，为政治上之一种需要，汉唐当藩镇制度盛行时，其驻在京师之属官，皆有“邸报”之发行。其记载甚简单，无非帝皇诏令，诸臣奏议，与官吏升降而已；清初改称《京报》，其性质与前代无异。狭义言之，“邸报”与《京报》不过辑录成文，无评论，无访稿，似不足称为报纸，然当时消息，公开传布，惟此类物则谓其已具报纸之雏形，亦固无可非议也。“邸报”与《京报》之发行，初为朝廷默认之一种事业，有手写者，有木刻者，有木板印刷者。清末下诏，预备立宪，方正式发行《政治官报》，为朝廷宣布法令之机关。而当时各省所发行之南北洋官报等，且于谕折外有评论，有新闻，俨然与官报相颉颃。官吏有知宣传之利者，或自出资创办报纸，或收买报纸以为一己之喉舌，此为半官报之滥觞。迨民报论调，多数转而鼓吹革命，清廷曾于内地厉行封禁，有代以官报之意，惜稗政百出，与人民希望相左，辛亥之局既成，非空言所能挽也。

搜集社会发生之事件，以一定时期印行者，自西历1615年起，创于德国之政府报（Frank Furter Journal），而

踵行于欧美各国。后二百年基督教新教教士东来，师其成法，于1815年发行华文月刊，刊名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》者，是为我国有正式报纸之始，发端于南洋群岛，流行于通商口岸，如澳门、广州、香港、厦门、宁波、上海、天津与汉口等处。同时又发行西文报纸，调查中国风土人情，为其国人来华之向导。总之，其目的不外传教与通商二者，以厉行殖民政策而已。西报之论调，有时似若为我国借箸而筹，实则大半便利私图，为外交上之一种策略。今且利用军阀之争，以鼓吹遏止革新运动，传播国际间之恶空气为事，肆无忌惮，此诚我国仅有之怪现象也。

英美在华之官吏教士，于光绪十三年，设广学会于上海，以赞助中国革新相标榜。其最初之手段，在翻译新书，发行杂志，我国人颇受其影响，故中日一战之后，学会纷起。而强学会为尤著，其所发行之《中外纪闻》与《强学报》，主张君宪，实开华人论政之端。戊戌政变后，有志之士，既绝望于朝廷，乃举其积虑，诉之民众。有以介绍学艺为己任者，有以改良政治为目标者，于是一般对于报纸，不仅单纯的商情观念，而渐有活泼的政治与艺术思想。未几，革命之说起于香港，蔓延于上海，沸腾于东京之留学界，而种族学说，尤单刀直入，举世风靡，虽清廷屡兴文字之狱，而前仆后继，不底于成不止。国人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，当以此为极度矣。

共和告成以后，革命之目标失，报纸之论调，或主急进或主缓进，然其望治也尚同。迨经洪宪复辟之祸，受年年军人利诱威胁之蹂躏，舆论颠倒，道德堕落。北京为政治中心，因利津贴而办报者有之，因谋差缺而为记者者有之，怪状尤百出，于是杀记者封报馆之案，亦屡见不鲜。自好者

流，翻然觉悟，改向本身努力，以求经济之独立，然商业色彩太浓，渐失指导舆论之精神，是其病也。不过自全体言之，欧战以后，报界思想之进步，不可不谓一线曙光，如对内则有所谓废督裁兵之主张，对外则有所谓废除不平等条约之论调。苟循斯途以进行，则去中华民族自决之期不远矣。

## 二

自报纸内容上言之，同光间之报纸，因受八股盛行之影响，仅视社论为例文，经甲午、庚子诸变后，康梁辈之新民自强诸说出，始为社会所重视。革命派之报纸，则以社论为主要材料，执笔者亦一时知名之士，惟其有明确之主张，与牺牲之精神，故辛亥革命乃易于成功耳。当光绪末宣布预备立宪时，各报均延学律之士主笔政。《时报》创始后，曾于社论外别立时评一栏，分版论断，扼其机枢，与今之模棱两可，不着边际者截然不同，故能风靡一时。民国初元，报纸之论调，虽以事杂言庞为病，然朝气甚盛，上足以监督政府，下足以指导人民。乃洪宪以后，钳口结舌，相率标榜，不谈时政，惟以迎合社会心理为事，其故或以营业为宗旨，不欲开罪于人；或有党派与金钱之关系，不敢自作主张。于是人民无所适从，军阀政客无所顾忌，造成今日之时局，报纸不能不分负其责也。

以新闻言，嘉道间杂志以教务为主要材料，商务次之，如教士之来去，船只之进出等是。咸同间日报踵起，以《京报》为主要材料，辕门钞次之，各公署牌示又次之，余为琐闻，然亦以官事为多。严格论之，直翻版之官报耳。光绪初，沪广西报渐多，移译较便，同时两地报纸互相转录，材料乃不虞缺乏，然关系政治问题者仍不敢登载，故《聊斋》

式之社会消息，乃占重要位置。甲午以后，维新运动发生，政治新闻始见进步，各国之新事新物，亦能尽量介绍，自戊戌政变以迄辛亥革命，则篇幅几为政治新闻所独占。外交问题，虽注意而不甚了解。欧战以后，经过巴黎、华盛顿诸会议，始稍明了世界大势，而时见有统系之记载。年来因教育实业之发展，社会新闻已大改观，如教育商务之各有专栏是，然因军事扰攘，仍不免偏重于政治方面也。

以文艺言，初均以诗文戏评为补白之唯一材料，上焉者为斗方名士，自矜风雅之场；下焉者则以提倡嫖赌为事，腐气满纸，不堪入目。庚子以后，此栏始稍稍改观，时有关系政治之作。民国以后，虽篇幅大拓，而迄未脱旧日窠臼。欧战以后，世界思潮一变，《时报》别创《教育周刊》以灌输新潮，《晨报》、《国民公报》等踵起，于文艺上遂发生一大革命；不过重理论而轻事实，杂志之色彩太浓，未为一般读者所欢迎。近《申报》增设之《艺术界》，以介绍音乐、绘画与新书为事，新闻为主，议论为辅，渐有改良社会之倾向焉。

以广告言，其形初均若今日之分类栏，其性质亦完全属于商务者。甲午以后，始有学校广告，书报广告亦渐多。《申报》初创时，取价西人广告较华人广告为贵，但以华人殊无登广告之习惯，故不久取消，西人广告因是充满于各报。关于医药化妆品之类占地又特大，华人尤而效之，于是不道德不信实之广告日多。近年以外交关系，拒登英日广告，英日广告之数量，在外人广告中为最多，各报收入大受影响。然因报纸日见流行，渐得社会之信仰，华人广告已渐增多，凡有公告性质者，几无不以报纸为媒介。不过报纸之营业色彩亦渐重，至将广告登于新闻之中，颇碍读者视线，

有时且为广告而滥登不道德不信实之新闻与评语，此则亟宜矫正者也。

### 三

自报纸外观上言之，最初报纸之形式，无论每日出版或两日以上，几一致为书本式，即以大张发行者，亦分页可以裁订。至光绪末叶，日报尚多如此，盖当时报纸之内容，新闻少而文艺多，直与书籍无异，故报纸常再版出售，而不闻有明日黄花之讥。至《时报》始废弃书本形式，而形式上发生一大变迁。民国成立以后，报纸渐多，形式已归一律，其内容亦新闻日增而文艺日减，舍杂志外，遂不复为保存之便利计矣。

日报创自西人，故形式初亦与西报无异，分每页为四五直栏，其排列由上而下，至《申报》始废直栏，其排列由右而左，至《中外日报》始分横栏，至《时报》始分一纸为四大页，即今日通行之形式也。当《时报》初创时，其形式颇为社会所反对，以为面积太大，不便阅览，亦可见习惯之足以囿人也。

日报之编制，其初首为论说，亦有无论说者，次为新闻，其题目均为四字成语，逐日更换用之，末为诗文，均杂登一处。至《中外日报》，始分论说、电报、国内外本埠新闻及文艺诸栏，各报仿而行之，编制始见改良，然同一新闻常分载于前后数栏。又如沪上各报，年来电报字数激增，但亦以地方为纲，均不免缺乏统一之感。三年前《时报》始于电报试加题目，直奉战事起，又将电报与新闻合登，以事实为纲，不为栏所限制，当时报界有非笑之者，今亦渐成各报之通式矣。

以印刷言，虽属机械作用，然报纸之进步，亦可于其中见之。嘉道间报纸多木版印刷，咸同间始多铅印，但印机甚陋，每小时只印一二百小纸，光宣间石印机与铅印机输入日多，报纸每日可出数千大张，然所用犹普通之印书机也。近来报纸销数大增，为缩短时间计，乃不得不用印报轮转机，每小时可印四大张者万份；同时为美术上之配置，且有用套色印报轮转机者。今因时局俶扰，各报常于最后数分钟内竞争消息之先后，则机械方面之改良，尚方兴而未艾也。

发行亦有可言者，嘉道间报纸多系送阅，咸同间报纸多系挨户乞阅，光宣间报纸始渐流行，然犹茶余酒后之消遣品也。共和告成以来，报贩渐成专业，派报所林立。近则上海各马路之烟纸店，均有报纸出售，于是报纸有渐与日用品同其需要之趋势矣。

#### 四

自报纸统计上言之，我国报纸之发展，其信而有征者，据《时事新报》记载，由嘉庆廿年至咸丰十一年之四十六年中，计有报纸八种，均教会发行，至光绪十二年增至七十八种。以地域言之，计新加坡一带六种，香港六种，广州二种，台湾、厦门、汕头共五种，福州三种，宁波二种，上海三十二种，汉口五种，九江一种，北京一种。以时期言之，计月刊三十六种，周刊八种，日刊一种，余或隔一日二日不等，是二十四年中，较前加之九倍强。又据《第二届世界报界大会纪事录》载，民国十年全国共有报纸一千一百十四种，内日刊五百五十种，二日刊六种，三日刊九种，五日刊九种，周刊一百五十四种，旬刊四十六种，两周刊五种，半月刊四十五种，月刊三百〇三种，季刊四种，半年刊一种，

年刊一种，是四十年中较前又加至十五倍弱。今据中外报章类纂社所调查，最近二年中，华文报纸之每日发行者，共有六百二十八种。以地域言之，北京第一，计一百二十五种，汉口第二，计三十六种，广州第三，计二十九种，天津第四，计二十八种，济南第五，计二十五种，上海第六，计二十三种。又外国文报纸之每日发行者，计英文二十六种，日本文十六种，俄文六种，法文三种，朝鲜文一种。就日刊一种言之，三四年中又有若干进步，若合以华侨报纸、学校报纸、公私政治学术社会团体之报纸，及一切属于游艺性质之报纸，不论每日发行或二日以上，其数当在二千种左右。就本国言之，诚不无多少乐观，然日本人口仅七千六百万，有报纸四千五百种，我国人口四万三千六百万，只有报纸二千种，不啻一与十三之比，况销数又不逮远甚，欧美更无论矣，故从我国地大物博人众种种方面言之，现有之报纸，不能谓供求相应也。

## 五

自报纸改进上言之，言论自由，为报界切肤之问题，此问题不解决，则报纸绝无发展之机会。慨自洪宪以还，军人秉政，祸乱相寻，有若弈棋，报纸之言论与记载，苟守正而不阿，则甲将视为袒乙，乙又将视为袒甲，故封报馆，扣报纸，检阅函电，十余年来，数见不鲜。然而返视报界，则涣散特甚，无一机关可代表一地方之报纸，遑论全国。甚有幸灾乐祸，以他报之封闭或扣留为快者，彼且不自尊，欲人尊之也得乎？夫《出版法》之废止，要求亘十年之久。《出版法》废止矣，而邵飘萍、林白水之流，可以身死顷刻，则更无法律可言，岂不足以促我报界之觉悟耶！然英国有以“红

旗”名报者，德国有以“炸弹”名报者，国会中有共产党，而其政府不之禁也。总之在位者不论何人，绝不喜言论自由，其摧残也亦易，惟在报界一致团结，以与之抗，而人民又当为报纸之后盾，随时防止恶势力之潜滋，不稍松懈。盖思想不能发表，徒成空幻，思想者必甚感苦痛，而郁积既久，无所发泄，终必至于横决，国家运命之荣枯系之，拥护言论自由，实亦国民之天职也。

报纸为公众而刊行，一评论一记事，又无往而非关于公众者，故为公众而有所陈述，报纸实负有介绍之义务也。此种陈述，依其性质，可分而为二：一为积极的希望公众事业之进步者；一为消极的更正新闻记载之谬误者。我国报纸之态度，普通对于前者似认为主任之专责，对于后者则视为当事人之特权。其偶设有“自由投稿”栏者，亦名难副实，一则因报纸不肯尽量宣布，以开罪于人；一则因投稿者常取漫骂态度，有越范围。于是“议论公开”之说，在我国遂未由实现。其在欧美，无论何人，凡关于公众之问题，均可投函报纸，苟三次不予发表，得诉诸法律，不过报纸为节省地位，得酌量删削耳。吾意议论公开而后，公共之意思乃见，今我国报纸之所重视者，只一般所谓“名人”“要人”之文电，然大半皆私见而非公论，大半皆政治问题而非社会问题，深愿主笔政者，今后能移易其眼光，开豁其胸襟，予平民以抒意见之机会，勿执己见，勿护过失，而第以寻求真理为归也。

报纸之元素，新闻而已。今报纸所载之新闻，太半得诸通讯社，而此种通讯社，并非为供给新闻而设，纯系一种宣传作用，于是人民不能于报纸上觅得正确之事实，而对于国家或国际政策之思想，遂易误入歧途，而无由集中，此至可

痛惜之事也。英国名记者北岩（Northcliffe）曩在申报馆演说，谓“世界幸福之所赖，莫如有全国独立之报馆。”我国报馆，苟不以依赖为可羞与至危，则当憬然觉悟，合全国各大报馆，组织搜集新闻之机构，以正确之中国事实，传播全国与世界，此匪特有助于国家之统一，良好政府之建设，及他日少年中国愿望之实践，即各国亦可因此明了我国之现状，而消除其隔阂，其有益于世界之和平实远且大也。我国字数，据《中华新字典》所载，多至四万有余，常用者不过四千。民国七年，教育部曾颁布注音字母，民国十二年，中华教育改进社曾函请各报改用语体文，而各报狃于积习，且因时间与经济上之关系，迄未有所表示。夫报纸为普及教育之利器，乃世人所公认，我国教育之不普及，又无待讳言，吾意报纸当此过渡时期纪事之文，宜力求浅显，勿引古典，勿用冷僻之字，字数如能仿照日本报纸办法，减少至二千八百枚则尤佳，必使具小学毕业以上程度者，即有读报之机会；至文艺作品，当然不必拘定如此，则于文化之传播上大有裨益也。

海通以后，报纸日有外事之记载，如England之为英国，Paris之为巴黎，Christ之为基督，Motor之为马达，因习用已久，为读者所审知，然偶遇稍冷僻之地名人名，或事物之名，则译文此报与彼报异，今日与昨日异，甚至同日之记载，前后又异。间有贩自日本者，如俄国之劳农政府，其原名本含有多数党意义，非如今日之所谓“过激派”。日本因此种主义不利于彼，故称之为过激以骇人听闻，而吾国报纸沿用之，去真意殊远。故吾国报界，应联合学术团体，延邀于中西文字之士，根求西文之字源，不问其为何国文字，而以一译名为标准，使成中国化。音义并译者为上，译

义者次之，译音又次之。在此种标准译名未订定之前，各报如遇非通行之译名，须附列原名，俾读者易于考查。此事虽小，而关于一国之文化实大，在外人文化侵略之际，更有纠正上述错误之必要也。

在最近数年中，报界有二种新事实，有不可不注意者，即记者与工人之渐知团结。是盖报纸既成为社会之必需品，同时报纸又趋于商业化，于是有此二种反动发生。如记者之所谓“星期停止工作”案，如工人之所谓“废除工头制”案，虽皆未见实行，然与报馆当局，若已立于相对之地位者。又如上海报贩所组织之捷音公所，广州报贩所组织之派报总工会，隐操推销报纸之权，因利益多寡之关系，常与报馆起龃龉。且年来工潮澎湃，报馆工人时被牵入漩涡，报纸停刊，数见不鲜。此虽为一般政治与社会问题，然既与报馆直接发生影响，应如何研究预为消弭之乎！

民主政治根据于舆论，而舆论之所自出，则根据于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。报纸者，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。故记者之天职，与其为制造舆论，不如谓为代表舆论；更进一步言，与其令其起而言，不如令其坐而听。耳有所听，手有所记，举凡国民欢笑呻吟哭泣之声，莫不活跃纸上，如留音机器然，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，而舆论乃有价值而非伪造。否则报纸自报纸，国民自国民，政治自政治，固毫无关系也。我国报界之知此义者盖寡，故报纸之进步甚缓，而最大原因，即为缺乏专门人才。盖昔之服务报界者，大半非科举化之人物，即法政学生化之人物，抱“学以为仕”之传统心理，视报纸为过渡宝筏。彼心目中只知有政治，故不知社会之重要；只知有官，故不知国民之重要；因官僚幕下集中式的政治，故只知有中央而不知地方之重要；

又因功利心热，投机心切，至甘心为政治机关为党派利用，则亦必至之结果也。夫报纸有公众之需要而刊行，则记载当根据国民心理，而后发达可期，今不问中央新闻、地方新闻与本埠新闻，均不离乎政治，而所论及者又为政治中最卑鄙而无思想学术关系之一片段，其不受社会欢迎必矣。因是报纸之生活愈难，遂愈不得不卵翼军人政客之下，寝假而记者随意下笔，便谓为代表舆论；军人政客利用几家机关报，事先鼓吹，随意作为，便谓为实行民主政治；此真滑稽之尤，又何怪报业之黯淡无光，记者之生涯愈为寥落乎！往者已矣，来日方长，深愿吾同业知环境之不良，有彻底之觉悟，重视本业，勿务其他，迎合世界之新潮，发皇吾侪之美质，天职所在，其共勖之！

## 六

今日所待讨论之问题，吾姑举其大者著者如此。总之，我国之报纸自明以前多系手写，只供少数藩阀缙绅之阅览，后虽改为手印，然为数甚少，极难普遍。光绪中因印刷术之进步，遇事镌版传布，由是军国之政，可家喻户晓，不独富贵者能知之，即贫贱者亦能知之，由此一方面言，是日趋于平民化。往者社会之视报馆，盖卖朝报之流亚，服务其间者，文人之末路也。今报纸渐成社会之日用品，人民之耳目喉舌寄之，于是采访有学，编辑有法，学校列为专科，书肆印为专集，以讨论报纸之最高目的，期合乎人群之需要，由此一方面言，是日趋于艺术化。准斯二者以观既往测将来，则于报学思过半矣。

（选自《国闻周报》第四卷，第五期）

# 从新发现的敦煌 邸报看中国古代的报纸

(一九八二年)

方汉奇

前不久，根据已故向达教授提供的线索，在光明日报驻伦敦记者孙文芳同志的协助下，我高兴地得到了一份唐“进奏院状”的抄件，原件现藏于伦敦不列颠图书馆，是斯坦因本世纪初从敦煌石窟窃走的珍贵文物之一。

经过鉴定，这份“进奏院状”是唐归义军节度使派驻朝廷的进奏官，发往节度使驻地的一份邸报。因为归义军节度使的驻地在敦煌，这份报纸又被长期密藏于敦煌石窟，所以不妨称之为“敦煌邸报”。新发现的这份敦煌邸报发报于唐僖宗光启三年，即公元887年，距今约1,100年。由于举世闻名的“开元杂报”已经杳不可寻，它已经成为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份报纸了。

下面准备先介绍一下这份邸报的部分原文，对它的文字作一些解释，然后再就它和中国古代报纸有关的一些问题，谈一点自己的看法。

—

新发现的这份敦煌邸报是一张长97厘米、宽28.5厘米的横条卷，纸张是白色的宣纸，比较坚韧，文字自右至左上下